

一代名儒被诬美女“揽颈抱头”

廉州地处岭南，在京师眼里是遐荒万里的瘴疠之地，一向是朝廷贬官的去处。

明朝廉州府那些流芳后世的官员，不少也是因言因事被贬谪至此。

他们在这边海僻地，劝农励学，保境安民，以清廉自许，成为尽忠履职的能臣良吏，全然没有仕途摔了跟斗，政治前途已经完蛋的想法，更没有因此而一蹶不起、自暴自弃，这是个颇值得探究的现象。

在廉州府及辖下钦州、合浦、灵山的州县任官中，曾有两位大儒级人物，除了张岳，另一位叫林希元。巧的是两位都是福建人。

明朝廉州府福建、江西籍的官员特别多。康熙版《廉州府志·名宦志》立传的八十九位廉州府及州、县的任官，其中福建籍有十八位，超过百分之二十。

这属于“不完全统计”，毕竟不是所有的任官都能上书入志，比如以《乞罢采珠疏》留名的两广都御史林富，他当时是到合浦监采珍珠“兼摄雷廉”，属于钦差身份，并没有在廉州府任职。他的孙子林兆珂万历年间担任廉州知府，但府志中未见记载。

如此多的福建人在廉州当官，一来固然是福建人才辈出，二来可能是闽粤毗邻，风土人情相近，朝廷在人事安排上有所考虑。

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，廉州府、州、县的福建籍官员，林姓的不少，如由“教育局局长”（训导）逆袭“军区副司令”（指挥副史）的林锦；以府学“校长”（掌教）之职，越级擢任嘉靖皇帝出生地“特别行政区”（承天府）知府的林建邦。

福建号称“陈林半天下，黄郑排满街”，林氏是福建第二大姓，其耕读传家的传统不是一般的深厚。

林希元跟林锦、林建邦一样，也是教书匠出身。

他家境贫寒，考上秀才后在私塾教了九年书才参加科举考试，中进士后被派到岭南督学，代表朝廷督察地方教育工作。

林希元督学之余，一心想着“国之大事”。

嘉靖皇帝登基，他上了一道《新政八要疏》，历数明武宗时代的各种弊端，提出一系列新政设想，其中一条就是不要再派太监到各省镇守。

登基伊始的嘉靖皇帝雄心勃勃，还没有堕落成后来迷信方术、沉迷斋醮的荒唐天子，有意重振朝纲。林希元的折子正中其下怀。他欣然采纳，不久把林希元提拔为“最高法院法官”（大理寺评事）。

林希元喜欢提意见，但并不是“以言邀宠干禄”之人。刚被提拔不久，他就上书揭露宦官无法无天，搜刮财物，贿赂公行，“纵鹰犬以鱼肉吾民”。这话太过逆耳，很难被上峰认为具有“建设性”，林希元被勒令解职回家。好在他人品好，不少人替他求情，不久得以复职。

但林希元“死性不改”，回到大理寺后，居然“嚣张”到连上司也不放在眼里。

嘉靖二年（1523年），有人揭发“监察官”（南道御史）谭鲁包庇充军的罪犯，谭鲁四处托人向经办的林希元求情，理所当然地被拒绝后，直接找到了“最高法院院长”（大理寺卿）陈琳。

陈琳交代林希元“此案算了”，林希元却不肯买上司的账。林希元以“忤逆寺卿”遭到弹劾，被发落去了安徽的“泗州法院”。

人有本事，天也盖不住。林希元到泗州上任，当地遭遇水灾，他充分显示出勤能之吏的本色，日夜操劳，精心筹策抗洪赈济，使数万灾民免于饥馑。

他在给皇帝的报告中，介绍了泗州的灾情及赈灾的措施和成效。嘉靖皇帝非常高兴，吩咐全国推广“泗州经验”。

“前度刘郎今又来”，林希元又被调回“最高法院”，而且升了一级，当上了“审判委员会委员”（大理寺丞）。

“本性难移”四个字，在三起两落的林希元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。

林希元担任大理寺丞的第二年，发生了震惊朝野的“辽东兵变”。

右副都御史吕经巡抚辽东，出于缓解民众生计，减轻百姓军饷负担的考量，将原来的“三丁养一”减为“一丁养一”，同时抽调部队修筑长城，引起军队哗变。兵士们烧砸府衙，还将吕经扣为了人质。

事件平息后，吕经被问罪流放四川茂州。

林希元替吕经打抱不平，愤然上书痛责“兵变起于姑息”，跟宰相夏言唱对台戏。

朝廷无法忍受这个总爱“指手画脚”的家伙，嘉靖十四年（1535年），一脚将林希元“踢”到了廉州府下的钦州。

从大理寺的五品高官，变成边陲府辖小州的六品小吏，林希元“滚”到土瘠民贫的钦州后，依旧兢兢业业，干得热火朝天，似乎忘了自己是一个受了“降级处分”的人。

林希元被贬职是嘉靖十四年（1535年）下的圣旨，他翌年七月抵任，刚到职就发现大事不妙：库房空空，连给府衙“公务员”发薪水都困难。

林知州并不藏着掖着，而是开诚布公通报财务情况，提出要过紧日子。（**适力殫财絀之时，开诚以先物，约身以裕用。**）

面对拮据的财政，林希元像做无米之炊的巧妇，一方面堵塞漏洞，另一方面把钱用在刀刃上，做成了不少以前想做未能做的事。

第一件就是土地复耕。

林希元到钦州，发现用于“州官吏师及所官军俸粮”积蓄不足半年，而他“始入州，见平原旷野，高可种黍，下可种稻，皆为荒服，成田者十仅一二”，而且钦州“只种水稻，黍稷麻麦俱无，其田半没荒草”。

种水稻也是粗枝大叶，将种子往地里随便一撒，既不施肥，也不耘作，靠天吃饭（**不粪不耘，仰成于天**），每亩收成只有三四百斤。

“会断病难称圣手，能疗疾方为良医。”民力殫竭，备感艰难的林希元想到了“屯田制”，借军民合力来推动复耕。

他将勘测出的荒地分为五屯，制定多劳多得的政策，招募一批老农“专理其事”，教民耕织，课督农时，守军和“民快”（民兵）轮流巡哨、训练和耕作，既不失军务，又不误农时；同时广招流民、游民，向他们发放耕牛和种子，鼓励他们回乡当农民。

在他的治理下，钦州大量抛荒土地得到复耕。林希元打给朝廷的报告中称：“五屯之田，岁收一千八百七十五石。”

第二件是兴学办教。

林希元重视教育有自己的理论：“盖饱食暖衣，逸居无教，则近于禽兽”。君臣、父子、夫妇、长幼、朋友这种人间伦理，是“中国异于彝狄、人类异于禽兽”的根本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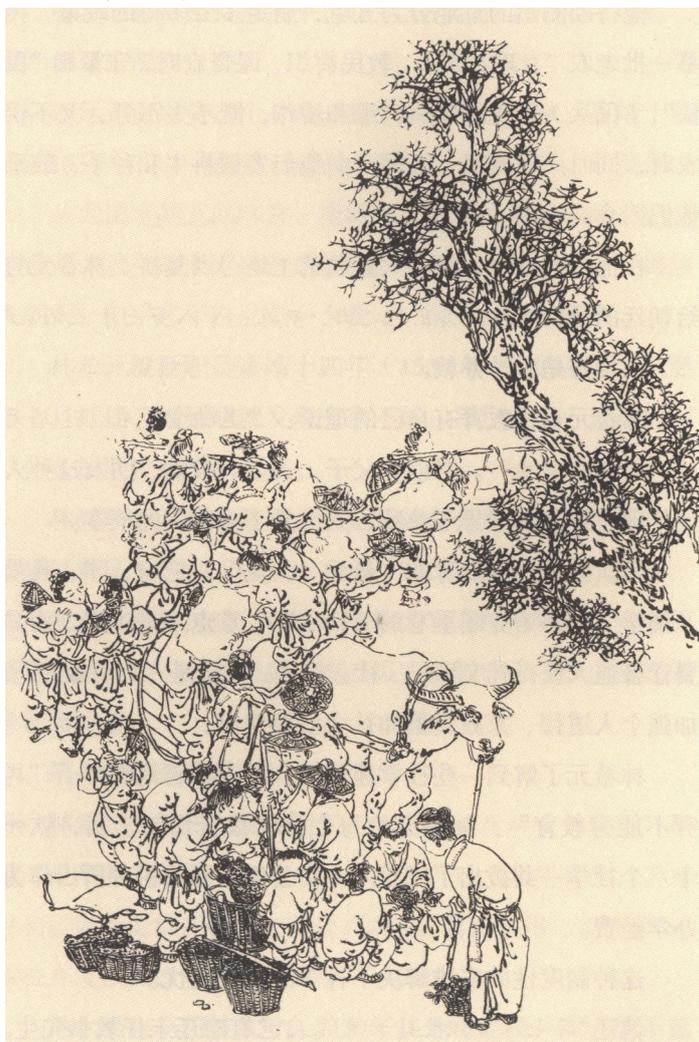
他认为要打通教育的“最后一公里”，把府、州、县的“儒学”延伸为方隅里巷的“社学”，重点不是讲经，而是要让普通人懂得礼义廉耻、社会伦理，也就是“从我做起”，加强个人道德、家庭美德和社会公德建设。

林希元了解到一些社学建成后，没有钱聘请塾师。“再穷不能穷教育”，他决定给每个社学拨公田二十亩，钦州十八个社学一共拨出了三百六十亩公田，租赁耕种所出作为办学经费。

这种制度性的安排解决了社学的后顾之忧。

他还“召七八岁以上者教之”，自己有时还亲任教书先生。

林希元抓教育的效果很明显：“数月而后，教读各以弟子见其父兄，共衣表、步履楚如也；进退、揖逊肃如也；讽诵、书仿朗如也。”



林希元在钦州还是一个“建桥狂人”。由于毗邻的安南经常侵扰，朝廷下令边境各州县广造桥梁以行兵马。

林希元在钦州当了三年知州，一共修了五座桥。

五百多年前，勘测和施工都没有现在的先进技术，要在流水汤汤的河上修一座桥并非易事，河床情况、地质结构、水位、流速、洪水频次等，全凭经验判断。

地方官都把修桥作为重大工程，百姓则把修桥作为官员为政的大功德，轻则立碑，重则建亭以纪。

林希元在钦州修“平安桥”时，亲自勘测地形，寻寻觅觅，选了三个地方，最后拍板选定一处，挖桥基时，在江底发现一个大桩柱，证明就是过去的桥址。

这件事轰动一时，大家都佩服林希元有眼力。

平安桥于嘉靖十四年（1535年）十一月动工，翌年五月竣工。不幸的是，六月洪水暴发，桥梁被冲毁。

林希元查明，“交学费”的原因并无贪赃或渎职，只是经验不足，立于沙底的桩柱太浅。

他对监工未作任何责备，而是鼓励他们重整旗鼓，加宽桥面，增桩加固，并配置了十四个减缓水流对桥桩冲击的铁牛。

次年山洪再次暴发，上万州民拥到河边，看到重新架设的桥梁在洪波浊浪中巍然屹立，大家欢呼不已。

人们都知道大奸臣大太监刘瑾曾为自己立生祠，在当时这并不是什么无法无天的大逆不道，而是一种风气，刘瑾只是不配罢了。廉州府民曾为不少知府立过生祠。

钦州百姓感念林希元的功德，也为他立了一个生祠。

因为政绩突出，林希元在钦州任职三年后被提拔为广东按察司的佥事，大致等于负责一省监察、纠察事务的“监察委员”。

官升四品，即属“高级领导干部”，但林希元不谙官场习气的个性似乎并无长进，再一次“故态复萌”，因言获咎，并从此告别宦途。

当时安南的军阀莫登庸废主自立，不再进贡。林希元频繁上疏力主出兵，劝说皇帝“**勿为近臣所欺**”。在这件事上，林希元与他的老乡张岳意见相左。

朝廷倒是发兵了，大军压境，莫登庸献关投降，林希元却被“秋后算账”，以“攻击朝臣”的罪名被免职。

林希元始终执着于进言，不计利害，屡屡因言惹祸。对此他有自己的理论支撑。

被称为“浊世名儒”的他，精研理学，对“言功”看得比“事功”还重，声称“凡事只论道理，不问利害”，活在世上，要“益于时”，更要“益于后”。

为了“益于后”，与其他地方官不同，他特别喜欢著书立说，阐发自己的思想和主张，并认为做学问要独立思考，敢于创新，秉持异议。

他自己不迷信王阳明，同时认为朱熹刊定之书也并非不能改动。他宣扬理学主张的著作《易经存疑》《四书存疑》由“文教部”（礼部）刊行，风行全国，并流传海外。

在钦州为官仅三年，他还主持编纂了一部《嘉靖钦州志》。

林希元福建老家有个传说：大嶝岛与蔡厝之间，退潮后有一条叫“蔡厝蹠”的海路，经常有精壮男子走在这条路上，被乌鸦啄食眼睛吸血而亡。

林希元决心为民除害，装扮成私塾先生走过“蔡厝蹠”，路边有一个美女说怕沾水，娇滴滴地求林希元用背带背她过海。途中美女抱住他的脖颈，“吧嗒”有声，亲吻他的脖子。但林希元始终未为所动，不肯回头，相反将背带越勒越紧。只听一声惨叫，美女被勒出原形，原来是一只乌鸦精。

为什么乌鸦精会变身成一个美女？为什么它会吸血使人身亡？这故事演绎的其实就是理学“男女大防”的伦理，而林希元就是一个“学习榜样”。

我们不能苛求处在专制皇朝的林希元，应该看到，儒学在当时是与“超稳定社会结构”相匹配的主流意识形态，生在那个时代的他，恰恰是因为浸淫于此，入心入脑，学以致用，成了不避祸福、公忠体国的名臣。

这也可以回答前文的疑问：为什么那么多被朝廷发落的贬官，依然能以“孤臣孽子”之心，视雷霆为君恩，兢兢业业，忠诚履职，“皇帝虐我千百遍，我待皇帝如初恋”。

这个民间传说充分说明林希元崇高的“江湖地位”，他在民间就是“理学”的一个化身。一个人成为“时代化身”自然要名留史册。

林希元生于明成化十八年（1482年），卒于明嘉靖四十五年（1566年），享年八十五岁，在那个年代显然称得上“遐龄鹤寿”了。